

肆

精校
古今醫案按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



古今醫案按卷第四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貽賢

虛損

羅謙甫治建康道周卿子年二十三至元戊寅春間病發熱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卧盜汗大便溏多腸鳴不思飲食舌不知味懶言時來時去約半載餘羅診脉浮數按之無力正應浮脉歌云臟中積冷營中熱欲得生津要補虛先灸中脘乃胃之紀也使引清氣上行肥腠理又灸氣海使生發元氣滋榮百脉長養肌肉又灸三里乃胃之合穴亦助胃氣撤上熱使下於陰分以甘寒之劑瀉火熱佐以甘溫養其中氣又食粳米羊肉之類

固其胃氣。戒以慎言語。節飲食。懲忿窒慾。病日減。數月後。氣得平復。逮二
年。肥甚倍常。或曰。世醫治虛勞病。多用苦寒之劑。君用甘寒。羊肉助發熱。
人皆忌之。而君反令食。何也。羅曰。內經云。火位之主。其瀉以甘。藏氣法時
論云。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以甘瀉之。瀉熱補氣。非甘寒不可。若以苦寒
瀉其土。使脾土愈虛。火邪愈甚矣。又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
之以味。勞者。溫之。損者。益之。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類。是也。人參能補氣。
虛。羊肉能補血。虛。食羊肉。何疑耶。

震

按羅公治總管史侯男便血。及運使崔君長子。心脾痛。皆灸此三穴。
所講灸穴之義亦同。想其以此取效多矣。柳公度言。予舊多病。常苦氣
短。因灸氣海。氣遂不促。自是每歲須一二次灸之。以氣怯故也。合觀兩
家之說。則虛損病用藥難效。莫如用灸。扁鵲新書載。紹興間。有步卒王
超。本太原人。後入重湖為盜。年至九十。精彩腴潤。能日淫十女。不衰。岳
陽民家。多受其害。後被擒。臨刑。監官問曰。汝有異術信乎。曰。無也。惟火

力耳。每夏秋之交。卽灼關元千炷。久久不畏寒暑。累日不飢。至今臍下一塊。如火之煖。豈不聞土成磚。木成灰。千年不朽。皆火之力也。死後刑官令剖其腹之煖處。得一塊非肉非骨。凝然如石。卽艾火之效。故云保命之法。灼艾第一。竊思灼艾而至千炷。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斯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耳。亦殊難矣。

丹溪治一老人七十九歲。頭目昏眩而重。手足無力。吐痰相續。左脉散大。而緩。右脉緩大不及左。重按皆無力。飲食略減而微渴。大便四日始一行。醫投風藥。朱曰。若用風藥。至春必死。此大虛證。宜大補之。以參芪歸芍白朮。陳皮濃煎。下連柏丸三十粒。服一年後。精力如丁年。連柏丸用薑汁炒。薑汁糊丸。

震按脉緩大。重按無力。參芪朮是矣。連柏丸何耶。豈以其微渴大便四日一行耶。或以脉緩大為熱耶。

又治一人。肥大蒼厚。因厚味致消渴。投寒涼藥。愈後。喫黃雌雞滋補。約至

千隻患膈滿嘔吐醫投丁沉附子之劑百貼而愈值大熱中尚惡風怕地氣乃堆糠鋪草蔽風而處動止呼吸言語皆不能丹溪診之脉四至浮大而虛此內有溼痰以多服燥熱藥致氣散血耗當夏令法當死賴色蒼厚胃氣尚在以參芪朮熬膏煎淡五味子湯入竹瀝調服三日諸證悉除令其絕肉味月餘平復因多啖雞卵患胸腹膨脹自用二陳湯加香附白豆蔻其滿頓除乃令絕肉味勿藥自安

震按動止呼吸言語皆不能其虛象尚易視熱天畏風怕地氣脉又四至人必仍視為寒矣丹溪斷為溼痰者蓋推前因之食雞千隻膈滿嘔吐而悟之至謂虛寒之象以多服燥熱藥氣散血耗所致見識高人百倍用參芪朮煎膏與脉浮大而虛恰令其消痰藥只用一味妙絕淡五味子湯送者五味以收其氣之散淡則味薄兼濡其血之耗也且用於暑月為更宜究因選藥巧不可及令絕肉味善後尤佳

吳球治一貴宦年七十少患虛損好服補劑一日事不遂意頭目眩暈精

神短少。遂告醫以居常多服人參其效甚速。乃競用人參熟地湯藥。及固本九竝進。反加氣急。吳診其脉大力薄。兼問病情。因得之曰。先生歸休。意切當道。苦留抑鬱。而致病耳。醫者不審。同病異名。同脉異經之說。氣鬱而概行。補藥所以病日加也。宦者曰。斯言深中。予病竟用四七湯數劑。寬快而愈。

震按此老原係虛證。後之加劇者。由於鬱耳。用補而病轉增。自當尋其別因。祇緣脉大力薄。仍屬虛脉。故須問而知之也。

虞恒德治一人。年三十歲。三月間房事後。乘馬渡河。遇深淵。沉沒。幸馬健無事。連溼衣。行十五里抵家。次日憎寒壯熱。肢節煩疼。似瘧非瘧之狀。醫作虛證治。而補氣血。月餘不效。更醫作瘵治。用四物加知柏地骨皮之類。及大補陰丸。倍加紫河車。服至九月。反加滿悶不食。催乳媪日飲乳汁。四五盃。粒米不食。虞診視六脉。皆洪緩重。按若牢。右手為甚。虞作溼鬱治。用平胃散。倍加蒼朮白朮。苓半川芎。香附木通砂仁。羌防。加薑煎服。黃昏一

貼一更時又一貼至半夜徧身發紅丹如癰疹片時遂沒而大汗卽食稀粥二碗由是諸病皆減能食仍與前方服三貼後以茯苓滲淫湯倍加白朮服二十貼而安。

震按溺水不換溼衣又值遠途次日卽病何至遂以虛損治蓋庸醫着眼在房事後耳延至半年病勢益重而其脉仍非虛損脉故以淫鬱治卽愈合上二案並觀之可見病因亦不得不講。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神色清減初以傷寒過汗嗣後兩足時冷身常惡寒能食易飢日見消瘦頻頻夢遺筋骨疼痛久卧枕榻醫用滋陰降火罔效汪視左脉浮虛而緩左脉浮弦而緩乃曰足冷身寒是陽虛之驗又汗多亡陽奈何以陰虛治食則易飢者非陰虛火動也蓋脾胃以氣為主氣屬陽脾胃之陽已虛又瀉以苦寒屬陰之藥故陽愈虛而內空竭須假穀氣以扶助之是以易飢而欲食雖食亦不生肌肉也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又曰飲食不為肌膚其此之謂歟夢遺亦非特陰虛經曰陽氣者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養氣虛不能養神。則夢寐弗寧而神弗藏于心。不能養筋。則筋骨疼痛而魂弗藏于肝。神魂失所安得不遺乎。經曰氣固形實。陽虛則不能固而精門失守。此遺之所以頻而不禁也。經曰腎者胃之關也。今若助陽以使其固。養胃以守其關。何慮遺之不止。乃以參芪各二錢。白朮一錢。甘草五分。枳實香附山查韭子各五分。煎服半載。隨時令寒暄升降而易其佐使。遂全安。

震按以上諸案皆與今之所謂損怯者不同故亦無用滋陰潤肺藥者
下條則全似今之損怯。而用藥卻平正可法。

又一人年踰三十。質弱而色蒼。初覺右耳時或冷氣呵呵如箭出。越兩月餘。左耳氣出如右。早則聲啞。胸前有塊攢熱。晨後聲啞稍開。攢熱暫息。少間攢熱復爾。或嗽惡酸水。小溲頻赤。大便溏泄。雖睡熟亦被嗽而寤。噦惡二三聲。胸腹作脹。頭腦昏痛不堪。時或發熱。渾身疼痛。天明前證少息。惟攢熱勿休。且近來午後背甚覺寒。兩腿麻冷。用參二錢。茯苓門冬白

木各一錢黃連甘草枳實各五分貝母歸身各一錢白芍八分煎服尋愈
江應宿治祁門人周三年近三十潮熱咳嗽咽啞診之六脉弦數周故以
酒豪先年以醉後嘔血數升遂咳不止百治不應肌食遞減煩躁喘滿江
與四物換生地加貝母丹皮麥冬五味阿膠煎服加蔗漿一小盃薑汁少
許。漱漸止食少再加白朮茯苓人參食漸進夜嚙太平丸晨服六味合生
脉加枸杞為丸兩月嗽止半年肥白如初。

震按此條純是今人治損怯法。兩月嗽至半年全愈亦頗有之。但不能
盡如是耳。

李士材治福建何金陽令郎患虛損夢遺盜汗羸頓已極檢其所服以四
物知栢為主。苓連二冬為加減。診其脉大而數按之極軟李曰中氣大寒
反為藥苦矣。乃以歸脾湯入肉桂一錢人參五錢當晚得熟寐居十日而
汗止精藏更以還少丹兼進補中益氣間服一月而瘥。

震按脉大而數按之極軟誠宜溫補矣。然用溫補得數脉退則愈數脉

不退則仍不愈也。亦惟大而數按之極軟。故可溫補。若細而數按之極軟。死期已近。溫補何益也。

又治刑部主政唐名必勞。心太過。因食海鮮吐血。有痰。喉間如鯁。日晡煩熱。喜其六脈不數。惟左寸濇而細。右關大而軟。思慮傷心脾也。以歸脾湯大料。加丹皮麥冬生地。二十劑而證減六七。兼服六味丸三月。遂不復發。吳門張飲光發熱乾咳。呼吸喘急。服蘇子降氣不應。服八味丸喘益急。迎士材視之。兩頰俱赤。六脈數大。曰此肺肝蘊熱也。以逍遙散用牡丹皮一兩。苡仁五錢。蘭葉三錢。連進二劑。而喘頓止。以地黃丸料用麥冬五味煎膏及龜膠為丸。至十觔而康。

震按上條於左寸右關得其病因。此條以服溫納不應。悟其病因。上條喜脈之不數。此條喜脈之數大。蓋二人俱係新病。一虛一實。尚易辨耳。又曰南都許輪所孫女。吐血痰嗽。六月診之。兩尺如爛綿。兩寸大而數。余謂金以火為仇。肺不浮濇。反得洪大賊脈。見矣。秋令可憂。八月初五復診。

之。肺之洪者變為細數。腎之軟者變為疾勁。余曰。歲在戊午。少陰司天。兩尺不應。今尺當不應而反大。寸當浮大而反沉細。尺寸反者。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計其期。當死于十六日。然能食者過期。况十六十七二日。皆金未遽絕也。十八日交寒露。又值火日。經曰。手太陰氣絕。丙日篤。丁日死。言火日也。寅時乃氣血注肺之時。不能注。則絕。必死于十八日。寅時矣。輪所以其能食。未深信也。至十八。果未曉而終。

震按此真入理深談。粗心者那得如是通盤打算。

侍御馮五玉令愛發熱咳嗽。已及半載。十月間吐鮮血甚多。每日祇食稀粥一盞。大肉消陷。大便溏泄。沉困着床。脉來七至。李曰。法在不救。人所共知。若能惟余是聽。不為旁撓。可救十中之一。每貼用人參五錢。桂附各一錢。芪朮三錢。歸芍二錢。陳皮一錢。日投三貼。約進七十劑。及壯水丸三劑。而後起于床。又三月而飲食如舊矣。

震按昔賢治虛勞。每以參朮桂附奏奇功。遂詆丹溪滋陰藥不可用。深

斤苦寒之非。此亦矯枉過正。余親見吐血能進人參者。日服二三錢。甚相安。不旋踵而血仍吐。益加參。亦復吐。不半年死。又見以參湯送八味丸者。初若效。後則咽痛熱甚。不得不停矣。上條乃必死之證。而用參五錢。桂附各一錢。日進三貼。殊難信。然能日進三貼。至七十劑。庶不死耳。孫東宿治張子心弱冠病瘵。其證咳嗽。下午熱。從兩足心起。漸至頭面。夜半乃退。面色青。形羸氣促。交睫卽夢遺。奄奄一息。孫診其脉。左寸短弱。右關畧弦。餘皆洪大。因許可治。病者曰。醫皆謂火起九泉者死。大肉盡削者死。咳嗽加汗者死。脉不為汗衰者死。况當夏令。肺金將絕。先生獨言可治。何也。孫曰。證雖危。色聲脉三者尚有生意。兩顴不赤。心火未焚也。聲音不啞。肺金未痿也。耳輪不焦。腎水未涸也。據面青者。憂疑不決。左寸短者。心神不足。關畧弦者。謀為不遂。必因志願高而不稱其心。謀為而不遂。其欲殆心病。非腎病也。經曰。色脉相得者生。故許可治。病者恍然曰。是矣。予因星士決上科必售。予仍落第。而同窗者中。故怏怏至此。今亦忘其病源矣。

乃為定方。以人參、棗仁、龍骨為君。丹參、石斛、貝母、麥冬、五味子為臣。山梔、香附為佐。二十貼而病起。丸方則人參、麥冬、五味、熟地、枸杞、龜板、茯苓、蜜丸。服三月而精神健、肌肉充矣。

震按此條辨證甚佳。所謂是心病非腎病者。亦緣脉洪大不細數耳。

東宿云金良美年十八患咳嗽吐紅。下午潮熱。夢遺。市醫進四物湯。加二冬、知栢等。治半年。反加左脇脹疼。不能側卧。聲音漸啞。飲食輒惡。心、肌肉大削。六脉俱數。醫告技窮。因就予治。觀其面色白。又隱隱有清氣夾之。兩足痿弱無力。予曰。此證氣虛血熱。而肝脉甚弦。弦則木氣太旺。脾土受虧。不能統血。始殆怒氣所觸。繼為寒涼之劑所傷。以致飲食惡心。肌肉瘦削。書云脾胃一虛。肺氣先絕。以肺金不足。則肝木愈無所制。濁痰瘀血凝於肺。竅故咳。嗽聲啞滯。于肝葉故左脇不能貼席而卧。病勢危矣。喜在青年。猶可措手。因急用人參二錢。鱉甲五錢。白朮、白芍、陳皮、茯苓、通草、貝母各一錢。甘草、丹皮各七分。桔梗五分。計三十貼。而咳嗽潮熱俱減。聲音清。左

脇可卧。後以大造丸調理全安矣。因囑之曰：病愈雖可喜，而弦脉未退，切忌惱怒及勞心勞力之事。若勞怒相觸，血來必不能禦也。此後精神日旺，肌體豐肥，六年無事。一日因結算勞心，加以大怒，則血如泉湧，傾刻盈盆，上唇黑腫，汗出淋漓，急請予診。脉亂無倫，渠語近侍欲大解。予曰：此死徵也。陰陽乖離矣。卽辭出，未離門而氣絕。

震按此條治法亦淺近，而講聲瘖難側眠，頗有妙解。且愈已六年，因勞怒復發而死，可謂不善養生者之鑒戒。

周慎齋治一女，吐血發熱，甚而喘，用生脉散，熱更甚。脉或大或小，或緊或數，或浮或瀋，改變不常。知其脾陰虛，而脉失信也。脉者，血之府，脾統血，血枯故改變不常耳。用保元湯加北味、山藥、枸杞、白朮，人參重用至五錢，二貼效，二十貼愈。

震按脾陰虛而脉失信，亦為脉之不常。尋一別解耳。所難者，吐血發熱，且喘服生脉散，熱更甚。幾與張飲光之服八味而喘益急，貴宦之服參

地固本丸而反加氣急。病情相類矣。慎齋指為脾血枯。故脉改變。乃不用補血。而重用人參。其不因熱之更甚。致疑生脉之悞。非識力兼到者能乎。

僧慎柔云。丹徒王盛之年三十餘。六脉俱九。至外證則咳嗽面赤。嬾言怕開。時病已年半。從前苦寒之劑。不記數矣。此真氣已虛。而脉數也。經云。數則元氣虛。數則脾氣虛。又云。數則有熱而屬虛。是皆不足之證。六脉中獨脾腎二脉洪大。此金虛不能生腎水也。理宜補肺金。生腎水。水旺則制火。金旺則生水。水平木。木平則脾土盛。又生金矣。此正治也。乃與約云。茲證服藥十四五貼。或二十貼外。當有汗出。此陽氣升而經絡通矣。汗後即當倦八九日。或半月。此邪退而正虛也。或十日半月。元氣漸復。精神開爽。自後服溫補脾胃之劑。又當痰動。血動。或發腫毒。或作瀉。此數者。聽其自來。乃藏府邪氣欲出。發動流行之象也。倘不預言。恐變證多端。患者驚駭耳。因與以補脾生肺滋腎水之劑。五六貼。數脉不減。此真元虛而燥也。即以前

劑去頭煎服二煎三煎不十劑而脉數退去。此時虛火一退中氣便寒。以六君子加薑桂五六貼脾氣運動痰飲便行。歸于腰脇肝腎部分大痛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蓋見肝腎虛矣。外以鹽熨內服二陳加桃仁延胡苳仁二貼。大腸見痰血而痛止。復用六君加白芍五味而愈。倘不預明此理。變出腰脇痛時便沒主張矣。

震按慎柔所著五書專治虛勞其論有第二關第三關之說其藥有去頭煎服二煎三煎之法其辨陰陽寒熱與人不同而專主於溫補亦自成一家而已。觀此案即可見其立異鳴高也。

附葉天士治一人年二十歲夏月咳嗽時帶血出常發寒熱飲食減身漸瘦口不渴行動時或仆地有日輕有日重牙宣齩腫晨起則血膠厚于齒齩上脉細帶數羣以弱證治二地二冬等滋陰藥福嘗不效葉用蘆根滑石杏仁苳仁通草鈎藤白豆蔻囑云服二十貼全愈矣若不滿二十貼後當瘧也其人服十貼已霍然即停藥十月中果發瘧仍服前

藥而瘧愈。

震按此係伏暑似乎虛勞。故決以後當發瘧。設遇慎齋慎柔。不知作何治法。

天翁治黃公子癆病案曰。大凡精血內奪為虛。虛不能自復為損。但須分晰自上自下。從陰從陽起見為調理。是病始於飲酒勞心。營氣先傷。心陽下溜。腎陰不主。涵蓄素多。夢遺。上年夏月。先有泄瀉。繼發瘧。雖暑濕熱六淫相浸。然邪之所奏。本氣先虛。血附於絡。絡凡十五。絡傷血溢。莫能堵禦。皆是陽氣動極。無制譬諸颶風波濤矣。陽和風熄。勢必漸緩。但既去難追。所謂血脫益氣。以無形能生有形也。必須靜形體。寧神志。令陰平陽秘。以收全功。用藥亦本四時生氣。間有客邪標恙。惟投輕劑。一二卽止。冬春兩季按法。入夏色脉頗安。然裏真未復。長夏陽泄地升。深抱復發之憂。果以霉溼潮蒸。驟暖鬱勃。遂令諸脉中之氣皆泄。絡中之血大沸。一損再損。臟真少藏。奇經八脉之氣支持。衝任由前而升。

咳逆烘熱躑維失護督脉無權炎熇日熾脂液日消急急固護大氣以
包舉漸引漸收冀其根蒂之把握次則調和中土以安穀知味百日安
靜再為斟酌其清涼治嗽熱燥剛補一概屏棄天暑午後服生脉散
若便溏泄瀉則停之每晨服一炁丹丸遺證必用桑螵蛸散若
飲食不和用異功散加炒黑神麴炒黑麥芽四君子湯兼參苓白朮
散間服

震按先生此論真虛損病之上池水也其方亦虛損病之返魂丹也較
夫專於滋陰專於補陽者偏陂平正奚啻霄壤

喻嘉言治楊季登長女病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癆怯醫見
汗多悞謂虛也投以參朮轉劇喻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證可
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
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
於衝脉則熱退經行而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乃以龍薈丸日進三次

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

震按此條見識最高。用藥甚巧。然幸不咳嗽。想其飲食雖少。未必大減。故以苦寒取效。但不知脉之數乎大乎。有力乎。設脉象細數無力。兼見便溲食減。此方其可用乎。因思生平所見損怯證。大抵真陰虧損居多。如此案之可用大料苦寒。及李士材治何姓男。馮姓女。可用大劑熱補者殊少。卽臨證指南所載填陰者。有大半以參芪合陰藥。平補者亦相等。填陰而入血肉有情之品。如河車膠。阿膠。龜鹿膠。海參。淡菜等膠。猪羊脊髓。牛腿骨髓。及秋石。血餘。乳粉。鹿鞭。鹿尾之類。皆竹破竹補法也。溫柔。如菴蓉。枸杞。覆盆。麋茸。涼潤。如生地。二冬。沙參。丹皮。女貞。梨膏。枇杷葉膏。亦皆人所能用。參合妥協。卽可成方。然而得效者恐亦尠矣。蓋陽虛易治。陰竭難醫。譬之盆花。泥乾根槁。日以一匙之水澆之。豈能望活。惟靈雨霖霖。庶可復生。夫雨從何來。惟地氣上而為雲。斯天氣降。

而為雨。地天交泰，所以生長萬物。人身之地脾胃是也。但得脾胃健旺，嗜食善化，則水穀之精華上供於肺，可擬諸雲。而肺以其精華下溉百脈，可擬諸雨。此雖老生常談，實係養陰要旨。而欲使脾胃之健旺固首推人參。卻又非盡仗人參。此中之機緘更一言難罄矣。

癆瘵

本事方載宣和間天慶觀法師行考召法極精嚴。時一婦人投狀求治病。師召崇至云：非我為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為祟耳。渠今已成形。在患人肺為蟲，食其肺系，故令吐血聲嘶。師掠之，此蟲還有畏忌否？久而無語，再掠之，良久曰：惟畏獺爪屑為末。以酒服之，則去。患家如其言而愈。此予所目見也。獺爪者，與肘後方治鬼疰用獺肝一具，陰乾杵末服方寸匙，日三同一義。

附慎柔治一女子，寒熱盜汗咳嗽，夢與鬼交，沉沉默默，不自知所苦。因反其昏視，有白點，曰：此蟲蝕肺也。急尋獺肝治之，不相信，果咯膿而歿。

後聞其兄弟三人皆夭于此證大凡久嗽當視其兩唇若上唇有點蟲蝕上部下唇有點蟲蝕下部

袁州武節郎李應有男女三人長子買宅久空無人所居入室忽覺心動背寒凜凜遂成癆瘵之疾垂殆傳於次女長子既歿女病尋亟又傳於第三子同一證候應大懼每日設麵飯以齋雲水冀遇異人偶往開元寺有一人衣俗士服自稱貧道呼應曰團練聞宅上苦傳尸癆貧道有一藥方奉傳卽以授應應留之飯辭與之錢不受又囑應服藥前一天須盛亭城隍求神為陰助并別具酒食以犒陰兵設使者一位於床榻之前如其言製服之大下得蟲七枚色如紅燠肉長約一寸闊七八分前銳後方腹下近前有一口周身有足若魚骨細如針尖而曲已死以鐵筋割刺不能入因取火焚之病勢頓減後又服一劑得小蟲四枚自是遂安其藥用天靈蓋三錢酥炙黃色虎糞內骨一錢人骨為上獸骨次之殺虎大腸內取者亦可用以青蛇腦小豆許同酥塗炙色轉為度如無青蛇腦只酥炙亦可

驚甲極大者。酥炙黃色一兩。九肋者尤妙。安息香半兩。桃仁一箇去皮尖。以上俱為末。另用青蒿取近梢者四寸。細剉六兩。豉三百粒。葱二十一箇。東引桃李柳桑枝各七莖。粗如筋大。各長七寸。細剉。楓葉二十一斤。童便一升。水三升。煎至一升。去渣。入前末藥。再煎至半升。亦去渣。另用楮榔一箇。麝香一錢。俱為細末。沖入。早晨溫服。以被蓋出汗。恐汗內有細蟲。以帛拭之。卽焚此帛。相次須瀉。必有蟲下。如未死。以大火焚之。並棄長流水內。所用藥切不能令病人知。日後亦然。十餘日後。氣體復元。再進一服。依前焚葉。至無蟲而止。此藥如病者未亟。可以取安。如已亟。俟其垂死。則今次已傳染者服之。可杜後患也。

震按傳尸癘。古有其名。今實未見。卽一家之內。父子兄弟。遞以癘病死。者亦由其人稟賦虛弱。氣血衰損。而致。否則風水命運使然。並非癘蟲為害也。徐氏醫統王氏準繩詳載之。并繪蟲形。而慎柔五書。更侈張其說。有五鳳丸。雷公丸。紫河車丸。天靈蓋散等方。及紙糊病人所住之屋。

服侍者以安息香塗身，雄黃塗口，耳目鼻等法，多屬附會，不可深泥也。此亦時樞神志載一家以癆死者數人，因取繼起之病者，置棺中釘之，棄于水，期絕傳染之患。流至金山，有人聞棺中啼哭，開視之，見一女子猶活，因取置魚舍，多得鰻魚，食之病遂愈。為漁人之妻焉。自此說出而世人競為鰻能治癆，今亦何曾見其效耶？再丹方有石膏一味，或桃仁一味，神授散之，川椒二觔，及童便酒煨猪腰子，亦可備臨證者之參考。俱難必其效也。惟朱丹溪治臨海劉兄久嗽吐紅，發熱消瘦，眾以為瘵，百方不應，朱視之，脉弦數，日輕夜重，用倒倉法而愈。次年生子，此則聖於醫者矣。何必崔氏之灸四花穴及癸亥夜二更之灸腰眼哉？

孫東宿治程道吾令眷，夜為夢魘所驚，時常暈厥，精神恍惚，一日三五發咳嗽，面色青，不思穀食，日惟啖牛肉脯數塊而已。時師屢治無功，吳渤海認為寒痰作厥，投以附桂而厥尤加。孫診之，左脉弦，右脉滑，兩寸稍短。道吾先令眷二，皆卒於瘵，知其為傳屍瘵證也，不易治之。乃權以壯神補養。

之劑消息調理。俟飲食進，胃氣轉，始可用正治之法。姑用參苓柏子仁石菖蒲遠志丹參當歸石斛以補養神氣，加陳皮貝母甘草紫苑化痰治嗽。服半月而無進退，乃製太上混元丹。用紫河車一具，辰砂驚甲犀角各一兩，鹿角膠紫石英石斛各八錢，沉香乳香安息香茯苓紫苑牛膝人參各五錢，麝香五分，蜜丸赤豆大。每早晚鹽湯或酒下三十六丸。又製霹靂出臘丹。用牛黃狗寶阿魏安息各一錢，虎頭骨五錢，啄木鳥一隻，獼爪一枚，敗鼓心破皮三錢，麝香五分，天靈蓋一箇，酥炙煉蜜丸。雄黃三錢為衣。每五更空心，葱白湯送下五分。三五日服一次，與太上渾元丹相兼服。纔服半月，精神頓異，不似前時恍惚矣。但小腹左邊一點疼，前煎藥中加白芍一錢，服之一月，精神大好，量厥再不發矣。次年生一女，其宅瘵疾從此亦不再傳。

震按此與袁州道士所授方更奇更好。蓋彼則專於殺蟲，此則殺蟲而兼穿經透絡，搜邪補虛也。

喻嘉言治楊季登次女。食減肌削多汗。診時見其筋掣肉顫。身倦氣怯。乃曰。此大驚大虛之候。法宜溫補。并多加茯神棗仁。然服十餘劑。全不對病。喻徘徊自訐曰。非外感也。非內傷也。虛汗振掉不寔。能受補藥而病無增減。且閨中處子。並無家難。其神情渾似喪敗之餘。此曷故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診時問其面色。曰時赤時黃。問其兼證。曰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恐婿家傳聞。故不敢明告。喻曰。何不蚤言。即可蚤愈。乃用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黃芪等藥合末。以羊肉半觔煎取濃汁三盞。盡調其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蓋祟附於身。與人之神氣支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祟轉附骨角。移從大便而出。倣上古移精變氣祝繇遺事而充其義耳。

震按此案箋方釋證。直造軒岐之堂。後案酌古斟今。足分和緩之坐。

又熊仲紆幼男，髻齡得一奇證。食飲如常，但脉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紆問嘉言曰：「此何病也？」喻曰：「病名淹滯。」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卽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令卽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為也。卽前方少加牛黃丸服而安。

附黃師文治一婦人，卧病垂三年，狀若癆瘵。諸醫以虛損治，不瘥。黃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驚也。」問之，婦方省悟曰：「囊者食米糲時，忽人報吾夫墜水，由此一驚，病延至今不能愈。」黃以青木香丸兼利下藥與之，須臾下一塊，挾之乃痰裹一米糲耳。當時被驚，怏怏在下而不自覺也。自後安康無恙。震按此不載脉，何從取法？况痰裹米糲在腹，似當如痞塊狀，或痛或脹，或攻衝，乃並不言及。將何所憑據而云然耶？想良工治病亦如伯樂相馬，得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耶。

附無錫游氏子，少年耽於酒色，旋得疾，久而弗愈，勢危甚。忽語其家人曰：「常見兩女子，服飾華麗，其長才三四寸，每緣吾足而行，冉冉至腰而

沒家人以為祟。一名醫至扣之曰：此腎神也。腎氣絕則神不守舍，故病者見之。震按此可為好淫者之戒。夫人生之來，其原在腎。人病之來，亦多在腎。腎者命之根也。奈何縱情慾之樂，以取死亡之禍乎。

惡寒

丹溪治一壯年惡寒多服附子病甚。脉弦而似緩，以江茶入薑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減綿衣大半。又與防風通聖散，去麻黃硝黃，加地黃百貼而安。知其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升，火可降，必多服補血涼血藥，乃可。否則內外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彼以為迂，果疽發背死。

附一女子惡寒，丹溪用苦參赤小豆各一錢，鑿水探吐。後用川芎蒼朮南星黃芩酒糊丸服。

又治一婦人年五十餘，形瘦面黑，喜熱惡寒。六月兩手脉沉而濇，重取似數。三黃丸下以薑湯，每三十粒服三十次，微汗而安。

一老婦形肥肌厚。夏惡寒戰慄。喜啖熱。御綿多汗。已服附子三十餘。渾身痒甚。脉沉澇。重取稍大。知其熱甚而血虛也。以四物湯去芎。倍地黃。加白朮。黃芪炒。黃栢生。甘草人參。每貼二兩重。方與一貼。腹大泄。目無視。口無言。知其病熱深而藥無反佐之過也。以前藥炒熱。即煎。蓋借火力為向导。與一貼。利止。四貼精神回。十貼全愈。

一人形瘦色黑。素多酒不困。年半百。有別館。一日大惡寒發戰。自言渴。卻不飲。脉大而弱。右關稍實。略數。重取則澇。此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下虛也。黃芪二兩。乾葛一兩。煎飲之。大汗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七月病發熱。或令服小柴胡湯。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筋惕肉瞤。視其脉微欲絕。以真武湯七八服。稍愈。服附子八枚。而痊。

戴元禮治朱仲文。長夏畏寒。身挾重縷。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即嘔。他醫授以胡椒製硫。日令啖雞三。病愈亟。元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耳。以大

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

震按古云傷寒則惡寒。又云惡寒多屬陽虛衛弱。故參附芪朮是正藥。諸案或清或下。或治痰。又古語所謂惡寒非寒也。要知丹溪元禮之防風通聖四物黃柏大承氣黃連導痰等方。皆因其人多服熱藥而病益甚。且脉不微弱也。此與東垣治目赤煩渴引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為無根之火。用薑附人參而愈者。假寒假熱。正可互參。至如南史載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更患冷疾。夏月常複衣。徐嗣伯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寒甚。令二人挾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彭彭有氣。伯玉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斗。遂瘳。此與華元化治一婦人長病經年。於十一月令坐石槽中。平旦汲冷水灌之。云當滿百。至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華不可。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百灌全。方令溫床厚覆。汗浹出。傳

以粉而愈。二人治法相同。而華案不載惡寒。但云世謂寒熱注病。想如今之癆瘵。日發寒熱。所謂尸疰。蟲疰。鬼疰等類耳。今人百治不效。若無華公法。安能起白骨而肉之耶。

李時珍曰。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證。素問所謂諸禁鼓慄。皆屬於火也。治法。火鬱則發之。而二公乃於冬月平旦。澆以冷水者。冬至後。陽氣在內也。平旦亦陽氣方盛時也。折之以寒。使熱氣鬱遏。至極激發而汗解。乃物不極不反。是亦發之之意。素問所謂正者正治。反者反治。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疎通道路。令氣調和者也。春月則陽氣已洩。夏秋則陰氣在內。故必於十一月至後。乃可行之。二公之醫。可謂神矣。震按。醫理變化。真無把鼻處。諸先哲每云閉藏之月。不可發汗。而此則必於至後行之。何相反。若是要之善醫者。二說各有一定之理。不善醫者。二說均無恰合之病。此神與庸之不同也。

發熱

羅謙甫治王侍郎之壻年二十五十一月間因勞役憂思煩惱飲食失節而病時發燥熱困倦盜汗濕透其衾不思飲食氣不足以息面色青黃不澤羅診其脉浮數而短濇兩寸極小告之曰此危證也治雖粗安至春必死當令親家知之夫人不以為然遂易醫至正月果躁熱而卒異日侍郎謂羅曰吾壻果如君言願聞其理羅曰此非難知也內經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蓋時令為客人身為主冬三月人皆懼寒獨渠躁熱盜汗是令不固其陽時不勝其熱天地時令尚不能制藥何能為冬乃閉藏之月陽氣當伏於九泉之下至春發為雷動為風鼓折萬物此奉生之道也如冬藏不固則春生不茂且有疫癘之災故人身陰氣亦當伏潛於內不敢妄擾毋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藏之應也令壻汗出於閉藏之月腎水已涸至春何以生木陽氣內絕無所滋榮不死何待因嘆息而去

震

按此論可為損怯病之秦鏡何以類案不收又羅君治韓子玉父六十病消渴至冬添躁熱須裸袒以冰置胸腋乃快其脉沉細而疾羅亦

曰人身為主時令為客大寒之令其熱更甚經謂當所勝之令而不能制名曰真強乃孤陽絕陰必死之證也與此條義同

薛立齋治州同韓用之年四十六仲夏色慾過度煩熱作渴飲水不絕小便淋瀝大便秘結唾痰如湧面目俱赤滿舌生刺兩唇燥裂遍身發熱或時如芒刺而無定處兩足心如烙以水折之作痛脉洪而無倫此腎陰虛陽無所附而發於外非火也蓋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峻補其陰遂以加減八味丸料一觔內肉桂一兩以水頓煎六碗冰冷與飲半嚮已飲大半睡覺而食溫粥一碗復睡至晚又以前藥溫飲一碗乃睡至曉食熱粥二碗諸證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諸證仍至或以為傷寒薛曰非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陽氣亦虛矣急以八味一劑服之稍緩四劑諸證復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猪膽導之諸證復作急用十全大補湯四劑方應

震按此條與傷寒門顧大有父七十九歲證脉頗同而此不列之傷寒

者以所叙證。先述煩渴引飲。溺淋唾痰面赤舌燥。而後繼之以遍身發熱云云。其情形殊不似傷寒之先發熱而漸見煩渴溺淋舌燥也。顧姓證叙起。卽首載頭痛發熱。細看自有分曉。立齋治法誠奇。然曰陰虛而用肉桂一兩。似難矜式。况前云無水。以加減八味料一觔。所謂加減者。不過去附子加五味耳。後云無火。以八味丸一劑。則較之前用一觔桂一兩。僅得十分之一矣。何先後輕重如此耶。且存其說質之高明。

立齋又治府瘁王以道。元氣素弱。復以考試積勞。於冬月大發熱。淚出。隨凝。目赤露胸。氣息沉沉欲絕。脉洪大鼓指。按之如無。舌乾如刺。此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令服十全大補湯。囑曰。服此藥其脉當收斂為善。少頃熟睡。覺而惡寒。增衣。脉頓微細如絲。此虛寒之真象也。以人參一兩。熟附三錢。水煎頓服。而安。夜間脉復脫。乃以參二兩。熟附五錢。仍愈。後以大劑參朮歸身炙草等藥。調理而愈。

震按壯熱露胸。目赤淚凝。舌乾如刺。純是火象。惟氣息沉沉欲絕。是虛

象脉洪大鼓指按之如無則可決其內虛寒而外假熱矣服溫補藥後脉當收斂為善此是格言所當熟記又立齋治七十九歲老人於少妄入房後頭痛發熱見諸火象脉洪大無倫按之有力較之此案證同脉異更宜細參。

李時珍自記年二十時因感冒咳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發熱膚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許暑月煩渴寢食幾廢六脉微洪徧服柴胡麥冬荆瀝諸藥月餘益劇其尊君偶思李東垣治肺熱如火燎煩躁引飲而晝盛者氣分熱也宜一味黃芩湯以瀉肺經氣分之火乃按方用片芩壹兩水煎頓服次日身熱盡退而痰嗽皆愈藥中肯綮如鼓應桴如此

震按此案與立齋治法天淵之別故病者如人面之不同千態萬狀無有定形治病者能如以鏡照面使隨其形而呈於鏡則妍媸自別不至悞認矣

高果哉治陳幾亭病身熱自卯辰以後上半身熱申酉時中半身熱亥子

時下半身熱。熱至足底更甚。周而復始。一日一夜循環無間。服藥久而不效。展轉沉重。高診之脈微無力。右尺脈伏而不起。因思尺脈沉伏者。腎虛也。日夜之熱。上下循環者。腎火之浮游也。至子時而足底大熱。則腎火之歸就於下也。若當歸下之時。而能攝住其性。不使上走。則熱自無矣。須效燒丹法。治之。夫丹家用二个陽成。確一盛水銀丹藥。填塞其中。一則空而無物。以兩確對合。兩口。扎住鹽泥。封固。然後煅煉。其上之空確。當燒紅時。必用溼紙搭於確底。頻以冷水潤之。蓋下確丹藥。為火久逼。則浙浙望空。確中來矣。如升藥之望上而飛也。但水銀甚活。雖上入空確。又能復入。舊確。必得涼冷之處。方能攝住其質。故用溼紙搭於確底。丹必穩貼矣。今倣此法。以制方。用童便炙龜板一兩。熟地枸杞各七錢。麥冬五錢。萸肉四錢。此五味皆補腎滋陰之藥。猶水銀與丹藥也。附子二錢。以從治而導火歸元。猶煉丹之火也。又用黃栢七錢。以降其火。猶確底之溼紙與水也。黃昏煎好。子時方服。從前服藥。皆積於胸中而難下。服此藥。覺胸中易下。三劑

而熱除病愈。

震按此案認為腎虛火不歸原。大劑補腎寒因熱用與證極合。與脉似乎未合。然其講理取譬真堪貽後訓則。

孫東宿治徐三泉令郎。每下午發熱。直至天明。夜熱更甚。右脇脹痛。咳嗽。弔疼。以瘧治罔效。延及二十餘日。熱不退。後醫謂為虛熱。投以參朮。痛蓋增。孫診之。左弦大。右滑大。搏指。乃曰。內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據脉肝膽之火。為痰所凝。必勉強作文。過思不決。木火之性。不得通達。鬱而致疼。夜甚者。肝邪實也。初治只當通調肝氣。一劑可瘳。誤以為瘧。燥動其火。補以參朮。閉塞其氣。致汗不出。而舌胎如沉香色。熱之極矣。乃以小陷胸湯。用大瓜。萸一兩。黃連三錢。半夏二錢。加前胡。青皮各一錢。煎服。夜以當歸龍薈丸。微下之。遂痛止。熱退。兩貼全安。

潘見所一小价。年十六七。發熱於午後。醫者以為陰虛。用滋陰降火藥三十餘劑。熱益加。且腹中漸脹。面色青白。仍以六味地黃湯。加知栢麥冬。五

味之類又三十劑而腹大如斗。堅如石。飲食大減。髮黃成穗。額亮口渴。兩腿大肉消盡。眼大面小。肌膚枯燥如松樹皮。奄奄一骷髏耳。孫東宿至。觀其目之神。尚存五分。乃曰。證非死候。為用藥者誤耳。譬之樹木。若根本壞而枝葉枯焦。非力可生。今焦枯乃斧斤傷其枝葉。而根本仍在也。設灌溉有方。猶可冀生。以神授丹。日用一丸。煮猪肉四兩。飼之。十日腹軟。其半熱亦消其半。神色漸好。潘問此何證。孫曰。此疝積證也。誤認為腎虛。而用滋陰之藥。是以滯益滯。腹焉得不大不堅。况此熱乃濕熱。由脾虛所致。補陰之劑。皆濕類。熱得濕而益甚矣。蓋脾屬土。喜燥惡濕。今以大蘆薈丸。肥兒丸。調理一月。即可全瘳。

震按發熱有兩大局。一係外因。內經所謂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係內因。內經所謂陰虛則發熱也。然傷寒之類。已有風暑濕熱風濕溫病熱病風溫痺瘧腳氣十餘種分別。若內因自陰虛之外。如勞倦內傷。陰盛格陽。氣虛血虛。火鬱陽鬱。停食傷酒。伏痰積飲。瘀血瘡瘍。頭緒不

更多乎。得其因。又當分其經。而十二經之外。又有奇經。如陽維為病。發寒熱。此非可以瘧治者。故臨證貴乎細辨也。卽如孫東宿二案。一係肝經鬱火。一係疝積似癆。非具明眼。豈能奏功。

血證

東垣治一貧者。脾胃虛弱。氣促精神短少。衄血吐血。以麥門冬二分。人參歸身三分。黃芪白芍甘草各一錢。五味五枚。作一服水煎。稍熱服。愈。繼而至冬。天寒。居密室。臥大熱炕。而吐血數次。再求治。此久虛弱。外有寒形。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裏之。虛熱。夫冬寒。衣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仲景傷寒論云。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之。遂成衄。卻與麻黃湯立愈。此法相同。遂用之。以麻黃桂枝湯。人參。益上焦元氣。而實其表。麥門冬。保肺氣。各三分。桂枝。以補表虛。當歸身和血養血。各五分。麻黃去根節。去外寒。甘草補脾胃之虛。黃芪實表益衛。白芍藥各一錢。五味三枚。安其肺。

氣卧時熱服一服而愈。

震按此案認病制方其義最精藥之分兩甚輕者因受病在衛在肺皆係親上部位經云補上治上制以緩緩則氣味薄也然係久虛之體熱為寒束故用法若此體不虛而熱為寒束者又當以麻杏甘膏湯加血藥以治之。

丹溪治一壯年患嗽而咯血發熱肌瘦醫用補藥數年而病甚脉瀼此因好色而多怒精神耗少又補塞藥多榮衛不行瘀血內積肺氣壅遏不能下降治肺壅非吐不可精血耗非補不可唯倒倉法二者兼備但使吐多子瀉耳兼灸肺俞二穴在三椎骨下橫過各一寸半灸五次而愈。

震按肺俞灸法今人頗用之然效甚眇倒倉法無敢用者德清邑宰查公諱克薩吐血成癆曾用之亦無效丹溪此案以補藥數年瘀血內積尚非死證故以二法奏功。

滑伯仁治一人盛暑出門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眩

病且殆。或以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仁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迫血上行。先與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

震按此條為孫東宿二案之祖。可以並看。

陳斗巖治薛上舍高沙人。素無恙。驟吐血半缶。陳診之曰。脉弦急。此薄厥也。病得之大怒。氣逆陰陽奔并。飲六鬱湯而愈。

震按上條逐瘀清暑。此條開鬱。皆治暴病吐血法。類案原本載吳芟山治吐血不止。即以吐出之血炒黑與服。亦是第一回暴起吐血法。

薛立齋治一童子。年十四。發熱吐血。薛謂宜補中益氣以滋化源。不信用。寒涼降火。愈甚。始謂薛曰。童子未室。何腎虛之有。參芪補氣。奚為用之。薛曰。丹溪云。腎主閉藏。肝主疎泄。二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為君火。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其精暗耗矣。又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藏有不满之處。異日有難狀。

之疾。遂用補中益氣及地黃丸而差。

汪石山治一人形實而黑病效痰少聲嘶間或咯血診之右脉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比右畧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脾肺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熱則傷肺加之以勞倦傷脾脾為肺之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為肺之子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地當歸身各八分黃檗知母陳皮神麩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月餘而安。

震按上條童年發熱吐血此條咳嗽聲嘶咯血皆用參朮合補陰藥而愈觀二公之議論可悟失血之源頭今人一味滋陰清火宜乎不效。

一人形瘦而蒼年逾二十忽病咳嗽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汪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獨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檗知母白朮陳皮麥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脉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其脾六味地黃丸加黃

藥以滋其腎半年而愈。

震按四物加知藥合兩尺之洪滑白木麥冬合寸關之浮軟妙極。至於前用參朮而病甚。後以尺脉稍平。仍加人參。苟非石山之高明。豈敢復蹈前轍。其收功於枳朮丸。加人參。山梔。及地黃丸。加黃藥。尤見工巧。一人年踰四十。面色蒼白。平素內外過勞。或為食傷。則咯硬痰而帶血絲。因服寒涼清肺藥。消痰藥。至五六十貼。聲漸不清。而至於啞。夜卧不寐。醒來口苦舌乾。而常白胎。或時喉中閣痛。或胸膈痛。或噯氣。夜食難消。或手靠物久則麻。常畏寒。不怕熱。前有癩疔。後有內痔。遇勞則發。初診左脉沉弱。而緩。右脉浮軟無力。續後三五日。一診。心肺二脉浮虛。按不應指。或時脾脉輕按閣指。重按不足。又時或駛。或緩。或浮。或沉。或大。或小。變動無常。夫脉不常。血氣虛也。譬之虛偽之人。朝更夕改。全無定准。以脉參證。其虛無疑。虛屬氣虛為重也。蓋勞則氣耗。而肺傷。肺傷則聲啞。又勞則傷脾。脾傷則食易積。前疔後痔。遇勞而發者。皆因勞耗其氣。氣虛下陷。不能升降。

故也。且脾喜溫惡寒而肺亦惡寒。故曰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已傷之脾肺復傷於藥之寒涼。則聲安得不啞。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謂胃中有寒。丹田有熱也。夜不寐者由子盜母氣。心虛而神不安也。痰中血絲者由脾傷不能裹血也。胸痛噎氣者氣虛不能健運。故鬱於中而噎氣或滯於土則胸痛也。遂用參芪各四錢。麥冬歸身貝母各一錢。遠志酸棗仁牡皮丹茯苓各八分。石菖蒲甘草各五分。其他山查麥芽杜仲隨病出入。煎服年餘而復。益以寧志丸藥。前病漸愈矣。且此病屬於燥熱。故白朮尚不敢用。况他燥劑乎。

一人年五十。形色蒼白。性急。語不合。則叫號氣喊嘔吐。一日左乳下忽一點痛。後有過勞惱怒。腹中覺有穢氣冲上。卽噉極吐。亦或乾咳無痰。甚則嘔血。時發時瘥。或以瘥治。或從痰治。或從氣治。皆不效。汪診之。脉皆浮細。畧弦而駛。曰此土虛木旺也。性急多怒。肝火時動。故左乳下痛者。肝氣鬱也。穢氣冲者。肝火凌脾而逆上也。嘔血者。肝被火擾不能藏其血也。咳嗽

者。金。失。所。養。又。受。火。尅。而。然。也。嘔。吐。者。脾。虛。不。能。運。化。食。鬱。為。痰。也。寒。熱。者。水。火。交。戰。也。茲。宜。泄。肝。木。之。實。補。脾。土。之。虛。清。肺。金。之。燥。庶。幾。可。安。以。青。皮。山。梔。各。七。分。白。芍。黃。芪。麥。冬。各。一。錢。歸。身。阿。膠。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白。朮。一。錢。五。分。人。參。三。錢。煎。服。月。餘。諸。證。悉。平。

震。按。上。條。聲。啞。喉。痛。口。苦。舌。胎。而。用。參。芪。各。四。錢。此。條。左。乳。下。痛。穢。氣。冲。上。卽。嗽。而。用。人。參。三。錢。芪。朮。次。之。非。石。山。豈。能。辨。此。且。上。條。脉。軟。無。力。變。動。不。常。尚。可。認。為。氣。虛。此。條。脉。浮。細。弦。數。不。以。滋。腎。清。肝。治。更。難。及。

村莊一婦年五十餘久嗽咯膿血日輕夜重汪診之脉皆細濡而滑曰此肺痿也平日所服人參清肺飲知母茯苓湯等劑皆犯人參半夏一助肺中伏火一燥肺之津液故病益加乃以天麥門冬阿膠貝母為君知母生地紫苑山梔為臣桑白皮馬兜鈴為佐款冬花歸身甜葶藶桔梗甘草為使五劑而安。

震按石山治血證多用參朮。而此條及下條前半段治法。如出兩人。可見其原非執守一法。但下條用滋陰涼藥。竟得脉緩不數。殆有天幸焉。近來此種病極多。此種藥效者殊少。

一人形色蒼白。年三十餘。咳嗽咯血。聲啞。夜熱自汗。汪診之脉濡細。而近駛。曰此得之色慾也。遂以四物加麥冬紫苑阿膠黃栢知母。三十餘貼。諸證悉減。又覺胸腹痞滿。惡心畏食。或時糞溏。診之脉皆緩弱。無復駛矣。曰今陰虛之病已退。再用甘溫養其脾胃。則病根去矣。遂以四君子湯加神麩陳皮麥冬。服十餘貼而安。

江篁南治其弟患嗽血。初一二劑用知貝二冬歸芍清肺之劑。夜加脇疼。繼用人參一錢五分。脇疼減。後加參至二錢。左脉近大而快。右畧斂。少帶弦而駛。每嗽則有血。大便溏。一日三更衣。以人參三錢。白朮紫苑各一錢五分。茯苓白芍各一錢。甘草九分。牡丹皮八分。加茅根小溲。脉弦快稍減。加黃芪二錢。百部六分。是日嗽止。血漸少。既而血亦止。然便溏。乃倍參芪。

木山藥陳皮甘草苡仁白芍等藥兼與健脾丸而愈。

震按此案純做石山治法。

孫東宿治臧六老上吐血下瀉血胸膈背心皆脹原從怒觸又犬肉所傷故發熱而渴醫者用滋陰降火藥胸背愈脹血來更多孫診之兩關俱洪滑有力曰此肝脾二經有餘證也作陰虛治左矣陰虛者脉數無力今之脉既不同午後潮熱夜半而退與今之晝夜常熱者亦不同也經云怒傷肝甚則嘔血并下洩胸背脹痛瘀血使然脾為犬肉所傷故不能統血誤用地黃知栢等劑是以脾益傷而上焦瘀血愈滯也即與山查香附枳實調氣消導為君丹參丹皮桃仁滑石茅根化瘀血為臣黃連蘆根解犬肉之熱為佐四貼胸背寬吐血止惟腹中不舒仍以前藥同保和丸與之大下臭黑糞而全安

族姪明之作文過勞痰火上逆大吐痰沫因而嘔血一涌數碗昏暈汗出奄奄而卧畧不敢動稍動即嘔吐而血隨出色鮮紅飲食湯水皆不敢入

入卽吐而眩暈。血卽隨之。醫者皆曰。血如湧泉。體熱脉大。眩暈而藥食難入。似無佳兆。孫診之曰。無妨。凡看證要圓活。勿拘泥。經云。心主血。肝藏血。又云。怒則氣上。又云。脉虛身熱。得之傷暑。今左脉弦大。右脉虛大。是不獨作文勞心動火。且亦被怒傷肝。抑又為暑所逼。以致木火上升。眩暈作吐。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嘔吐逆。皆屬於火。又諸動屬火。內為木火。上冲外為暑氣所迫。故吐而汗多。血隨吐出也。先以白丸子三錢。解其暑氣。清其痰飲。抑其衝逆。則吐可止。吐止氣平。血自歸經。服後果嗒然而睡。醒則吐止。食進。眩暈尋已。繼用滑石。香茹各三錢。黃連。扁豆各一錢五分。竹茹一錢。甘草五分。四貼全安。

震按上條胸背皆脹。服陰藥脹更甚。合以兩關脉之洪滑有力。尚易辨其非陰虛。况惱怒食犬。亦可問而知之。此條因作文過勞。嘔血數碗。昏暈汗出。稍動卽吐。而血隨至。勢殊危矣。况右脉虛大。不認為虛而認為暑。竟合左脉之弦大。大劑清暑清汗。真妙手也。

李士材曰。尚寶卿須日華林下多鬱。且有暴怒。吐血甚多。倦怠異常。余以六君子納參一兩。乾薑一錢。木香八分。四日而血止。後因怒。血復大作。余曰。先與平肝。繼當大補。然夏得秋脉。所謂早見非時之脉。當其時不能再見矣。果如期而歿。

震按吐血甚多。其因由於鬱且怒。則肝脾受傷久矣。重用人參佐辛熱以從治。可謂技進乎道者也。若解鬱平肝。血豈能止。然血止後。因怒復大作。更何法可治。其死無疑矣。

大宗伯董元宰有少妾。吐血蒸嗽。先用清火。繼用補中。俱不見效。士材診之。曰。兩尺沉實。少腹按之必痛。詢之果然。此怒後畜血經年。弗去。乃為蒸熱。熱甚而吐血。陰傷之甚也。以四物湯加鬱金。桃仁。穿山甲。大黃少許。下黑血升餘。少腹痛仍在。更以前藥加大黃三錢煎服。又下血黑塊如桃膠。蜆肉者三四升。腹痛乃止。虛倦異常。與獨參湯飲之。三日而熱減六七。服十全大補湯百餘日而康。

震按兩尺沉實。決其少腹有痰。因痰而蒸熱。因蒸熱而吐血。蓋從脉象認得病根。故大下而病根去。去後峻補。不用養陰更妙。

景岳治倪孝廉。素以攻苦思慮傷脾。時有嘔吐之證。過勞即發。用理陰煎溫胃飲之。屬隨飲即愈。一日於暑末時。因連日交際。致勞心脾。遂止為吐血。下為泄血。俱大如手片。或紫或紅。甚多可畏。醫云。此因勞而火起。心脾兼之。暑令二火相濟。所以致此。與犀角地黄童便知母之屬。藥及兩劑。其吐愈甚。脉益緊數。困憊垂危。迨景岳往視。形勢俱劇。乃以人參熟地乾薑甘草四味大劑與之。初服毫不為動。次服覺嘔惡少止。而脉中微有生意。乃復加附子炮薑各二錢。人參熟地各一兩。白朮四錢。炙甘草一錢。茯苓二錢。黃昏與服。竟得大睡。直至四鼓復進之。而嘔止血亦止。又服此方數日而健如故。蓋此人以勞倦傷脾。脾胃陽虛。氣有不攝。所以動血。時當二火而證非二火。再用寒涼脾必敗而死矣。

震按此與生生子族姪之病。病因同。現證及時令又同。而一用寒涼一

用溫補水火之別。皆得收功。自非神手不能。但孫脉左弦大。右虛大。與繫脉不同。孫案未曾以藥嘗試。張案用寒涼而病益甚。亦有不同也。臨證者在乎細心體察也。

喻嘉言治一人。素有失血病。晨起陡暴一口。傾血一盆。喉間氣壅。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粗賁。診其脉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大犯房勞也。因出驗血。色如太陽之紅。再之寢。所謂曰。少陰之脉繫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家之血。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救。不得已。用丸藥一服。鎮安元氣。若得氣轉。丹田尚可。緩圖。因濃煎人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汨汨有聲。漸入少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急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兩溶化。分三次熱服。半日服盡。身熱漸退。頸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震按。參湯下黑錫丹。以治吐血。可補古法所未備。然繼以阿膠而大效。再繼以秋石補腎藥。而全愈。恐未必。

又治顧枚先年二十餘歲體肥嗜酒孟夏患失血證每晚去血一二盞延至季夏去血無算然色不憔悴身不消瘦脉不洪盛亦無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躁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用滋陰膏子潤上牛膝黃藥導下總不見效及服酒研三七則血止咳定但未久血復至咳復增喻曰是病為飲醢傷胃胃家多氣多血故內雖漸虧而外猶未覺揆其致此之繇又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輸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為醉飽所阻不能與他經緝續於不息之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夫胃之脉從頭走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必致喘急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上逆而下達則胸腹必致痛悶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所以緊逼痛楚甚至攻入於背以背為胸之府也其心煩多怒者以胃之

上為膈內經所謂血逆於膈之上氣逆於膈之下氣血倒而使然且胃之大絡貫膈絡肺其膈間繫逼肺間氣脹痰膠何莫非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滿之患必增肺癰胃癰之變必來矣今歲少陰司天運氣熱也炎夏酷暑時令熱也而與胃中積熱合煽其虐不治其熱血必不止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用元明粉化水煮黃檗秋石化水煮知母少加甘草以調其苦四劑而血止惜病家不終其用八月中果生肺癰而死

震按此案議病制方屢絕人寰豈西昌真有隔垣之見如長桑元化哉亦惟熟於內經而善於運用則引集經義證合病機頭頭是道無勉強附會之陋矣士材先生云熟讀而精靈自啓思淡而神鬼可通誠哉是言也

周慎齋治陳姓人年三十五歲性嗜酒色忽患吐血一日三五次不思飲食每日食粥一碗反飲滾酒數盃次日清晨再食粥前粥盡行吐出吐後

反腹脹。時時作痛作酸。晝夜不眠。飲滾酒數盃。可來日亦如此。近七月矣。醫人並無言及是積血者。俱言不可治。周診之。六脉短數。曰吐後宜寬反脹。飲滾酒。畧可。此積血之證也。蓋酒是邪陽。色亦邪陽。邪陽勝則正陽衰。又兼怒氣傷肝。肝不納血。思慮傷脾。脾不統血。中氣大虛。血不歸絡。積血中焦。無疑宜吐宜利。但脾胃大虛。不使陽氣升發。陰寒何由而消。先用六君子湯。白朮以蒼朮製之。加丁香溫胃。草薳治中脘痛。三十餘貼。再用良薑一兩。百年陳壁土四兩。同煎待土化切片。陳皮去白。草薳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胡椒丁香各五錢。細辛四錢。共末。空心清鹽湯。或酒送下二錢。此藥專在扶陽。積血因陰寒凝結。陽旺而陰自化。服藥後血從下行者吉。乃血從上吐。約六七碗。胸中悶亂。手足逆冷。不省人事。急煎人參五錢。炮薑八分。遂靜定。後胸中悶亂。臍下火氣而昏。用茯苓補心湯。一劑而安。後用六味。加人參炮薑而痊。

震按此案認病有卓見。用藥有妙解。與諸吐血治法絕不相闕。因在血

止後得吐反脹。當治其脹耳。案中邪陽勝則正陽衰。至言也。凡人逞慾藉酒為助。自覺陽強可喜。不知仍靠命門真陽作主。迨慾既遂而邪陽息。真陽始寤。慾火頻起。頻息。真陽必漸用漸衰。或慾起而勿遂。其慾似與真陽無損。然如燈火本明。而於燈下另添一火以逼之。此火漸旺。則燈火漸滅。理更可悟。故凡中年之後。多病之人。必以閉關為福。尤以泊然不起慾念為大福也。

石頑治牙行陶震涵子。傷勞效嗽。失血勢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門人周子用熟童便二升而止。石頑診其脉弦大而虛。自汗喘乏。至夜則煩擾不寤。與當歸補血湯四貼。而熱除。時覺左脇刺痛。按之漉漉有聲。此少年喜酒。負氣嘗與人鬪。狼所致。與澤木。麋銜湯。加生藕汁。調服。大便即下。屢屢紫黑血塊。數日乃盡。後與四烏。鱒骨。一蘆。茹為末。分四服。入黃牝雞腹中煮。噉。雷藥。蜜丸。盡劑而血不復來矣。

震按自汗喘乏。脉弦大而虛。不混投地黃湯。生脉散高矣。用補血湯者。

以其夜間煩擾不寧耳。至因脇痛。想及鬪狠。則此人形色必壯實。故消痰不補益。最為得法。

高士宗曰。友孫子度姪女。適張氏。病半產。咳嗽吐血。脈數而濇。色白。胃滿脾泄。醫用理氣降火止血藥。益甚。予投理中湯。加木香當歸。倍用參朮而血止。繼用歸脾湯。及加減八味飲子。諸證漸愈。時鼓峯適從湖上來。視之曰。大虛證得平至此。非參朮之力不能。今尚有微嗽。夜熱時作。急宜溫補以防將來。因定朝進加減八味丸。晡進加減歸脾湯。未幾遇粗工。說曰。血病從火發。豈可用熱藥。遂更進清肺涼血之劑。病者覺胃脘愈煩。惋飲食不進。而迫於外論。強服之。逾月病大發。血至如湧。或紫或黑。或鮮紅。病者怨恨。復來招予。往視之。曰。敗矣。臟腑為寒涼所逼。榮衛既傷。水火俱竭。脈有出而無入。病有進而無退。事不可為也。未幾果歿。仁齋直指云。榮氣虛散。血乃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也。曹氏必用方云。若服生地藕汁竹茹等藥。去生便遠。故古人誤解滋陰二字。便能殺人。况粗工并不識此。隨手撮

藥漫以清火為辭。不知此何火也。而可清乎。所用藥味。視之若甚平穩。詎知其入人腸胃。利如刀鋸。如此可畏哉。夫血脫益氣。猶是粗淺之理。此尚不知。而欲明夫氣從何生。血從何化。不亦難乎。操刀使割。百無一生。有仁人之心者。願於此姑少畱意也。歟。

震按吐血一證。近日最多。有有因而患之者。亦有無因而患之者。外因六淫之邪。動血猶輕。內因酒色憂憤。動血為重。及不內外因。作勞舉重。忍飢疾行。皆使失血。然尚可求其因而治之。若與諸項。並不相犯。無端而吐血。此則最重。內經謂地居太虛之中。大氣舉之也。大氣偶洩。即有地震山崩之患。而水不安瀾。或溢或竭。人身亦然。大氣厚足以包固。縱犯三因。亦成他病。不至吐血。大氣衰不能擔護。如堤薄則水易漏。堤坍則水必決也。世人只守血熱妄行一說。誤矣。請觀此案。可以猛省。但參芪朮亦有效。有不效。蓋大氣無形。與營氣衛氣宗氣中氣又不同。非草木血肉之補所能補。曾見大啖肉飯。俄頃血一湧而死者。又見日日服

參而血仍頻發以死者。此皆宿世之業緣。以致今生之惡疾。惟積德行善。養性修身。庶可挽回造化。古德云。命自我作。福自己求。內經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此無形之大藥也。予幼年鑿竅。太早犯褚氏之戒。十四五歲。卽患夢遺。咯血。二十四歲。更劇。咳痰必帶血。一月夢遺十餘次。遂咳嗽夜熱。喉痒火升。顴紅背痛。自分死矣。爾時上有垂白之高堂。下無襁褓之童稚。於是憂病畏死。苦不可言。欲卻其畏死之念。而末由也。一友勸閱內典。遂取楞嚴經。潛心探索。久之。覺吾自有吾。此身非吾。又閱六祖壇經。大悟為善之道。為善則身雖死。性仍不死。乃廣求感應篇。陰騭文。了凡四訓。功過格。諸書。實力遵行。竟別有一番境界。頓忘所苦。父母見予形瘠。命媳分房別寢。并得焚香持誦。梵唄。復閱賢愚因緣經。見菩薩視身命如敝屣。而畏死之念。渙然冰釋。淫慾之夢。絕不復作矣。從此泰然自得。自無惱怒。自不躁急。惟戒煙酒。畏色如蝎。二年而諸病瘳。三年而兒女育。惜乎半途畫廢。毀棄前功。今屆中

壽於人於已兩無所益也。但幸免夭折。敢不舉以告世。惟願患斯疾者請嘗試之。

震 又按繆仲淳治吐血三訣。舉世奉為明訓。實未細繹其義。首條云。宜行血。不宜止血。固是。然行血之藥。惟有大黃。所謂血以下行為順也。又須看其血證之新久。與失血之多少。而去取之。蓋宜下於忘行之初。不宜下於脫血之後也。今本文不註明行血者何藥。但云行血則血循經絡。致近日有多服山羊血而死者。安知不悞於此句。至如血來洶湧。必須止之。古方花蕊石散。十灰散。及童便墨汁等。皆欲其止也。止之後。或消或補。尚可緩商。任其吐而不思所以止之。何從求活。特是止血之法。貴於虛實寒熱辨得明。斯於補瀉溫清。拿得穩耳。本文云。止之則血凝。血凝則發熱。惡食而病日痼。抑思今之吐血者。每多發熱惡食。何嘗由於血凝耶。果係血凝。則仲景大黃廔蟲丸尚可救之。祇慮血去無算。陰虛則病陰竭。則死無可奈何也。次條宜補肝不宜伐肝。註謂養肝則肝

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此說誠妙。然亦要看脉象若何。肝陰固宜養。肝陽亦宜制。設遇木火兩亢。血隨氣逆者。則抑青丸。龍膽瀉肝湯。醋製大黃。桃仁。枳殼。青鉛。鐵繡水等。何嘗禁用。蓋得其道。則伐之即所以補之。不得其道。而徒奉熱地。當歸。芫肉。枸杞等。為補肝之藥。則謬矣。末條宜降氣。夫氣有虛實。亦分寒熱。血診之氣虛者多。實者少。熱者多。寒者少。惟恃強善怒之人。肝氣實而吐血。往往有之。抑肝清肝。宜降氣。又宜降火矣。他如肺氣虛而不降。則生脉散。觀音應夢散。中氣虛而不降。則四君子。參橘煎。腎陽虛不能納氣而不降。則八味丸。黑錫丹。腎陰虛不能納氣而不降。則大補陰丸。三才封髓丹。必求其所以不降之故而治之。斯為降。烏可恃葢汁。蘇子。番降香。為下氣藥耶。至不宜降火之句。醫中狡獪者。藉為口實。輒稱吐血服生地麥冬。必成癆病。隨將假阿膠。售人以代二物。不知世之一見血證。概用生地麥冬。誠應訶責。若將二物屏棄。豈非因噎廢食。况予生平所見。血溢上。

竅之人。合乎丹溪所謂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者。十居八九。合乎仁齋所謂陽虛陰必走。及曹氏必用方之甘草乾薑湯。趙氏絳雪丹書之桂附者。百中一二而已。惟虛而有火者。清補並用。虛而無火者。氣血兼補。或宜降火。或不宜降火。總無一定之法也。若謂服苦寒藥必死。則仲景金匱之瀉心湯。不幾為罪之魁哉。

衄血

滑伯仁治一婦。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盛。迫血上行。為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脉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伯仁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耶。卽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去。繼服旣濟湯二十劑而愈。

項彥章治一婦。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衄纔數滴。輒昏。六脉微弱。寸為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

心不虛矣。以琥珀諸補心藥遂安。

許學士云。一人膏梁嗜飲常病衄。醫曰。諸見血者為熱。以清涼飲子投之。卽止。越數日其疾復作。醫又曰。藥不勝病故也。遂投黃連解毒湯。或止。或作。易數醫。皆用寒苦之劑。俱欲勝其熱而已。飲食起居浸不及初。肌寒而時躁。言語無聲。口氣臭穢。惡吸冷風。其衄之餘波則未絕也。或曰。諸見血者熱。衄熱也。熱而寒之。理也。今不愈而反害之。何耶。內經曰。以平為期。又言下工不可不慎也。彼惟知見血為熱。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瀉土。土脾胃也。脾胃人之所以為本者。今火為病而瀉其土。火未嘗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則胃虛。虛則榮氣不能滋榮。百脉元氣不循天度。氣隨陰化而無聲。肌寒也。噫。粗工嘻嘻。以為可治。熱病未已。寒病復起。此之謂也。

汪石山治一人。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衄如注。喘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冬。阿膠。桑白皮。黃檗。知母。進之。愈甚。診之脉大如指。脉訣云。鼻衄失血。沉細宜設。見浮大。卽傾危。據此法不救。所幸者。色黑耳脉。

大非熱乃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病。若補其肺氣之虛則火自退矣。醫用寒涼降火之劑。是不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遂用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白朮。茯苓。陳皮。神麩。麥冬。歸身。甘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愈。

震按以上四案。首條是實熱。次條為心脾兩虛。三條病因是熱而過用苦寒。四條脉形是熱而實。由氣虛不同如此。臨證者不可細辨乎。

又一人形近肥而脆。年三十餘。內有寵妻。三月間因勞感熱。鼻衄久而流涕不休。鼻穢難近。漸至目昏耳重。食少體倦。醫用四物涼血。或用參芪補氣。罔有效者。診之脉濡而滑。按皆無力。曰病不起矣。初因水不制火。肺為火擾。流涕不休。經云肺熱甚則出涕是也。金體本燥。津液日泄。則燥者枯矣。久則頭面諸陽之液。因以走泄。經云枯澀不能流通。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是也。月餘。面目耳傍果作癰瘡。而卒。後見流涕者數人。多不救。

震按流涕鼻穢。即鼻淵之屬。何以斷其必死。要之脉濡滑而無力。昔賢

謂滑脉類數。仲景所云數脉不時。則生惡瘡也。脉無力者。石山必用參

芪今參芪罔效。無路可尋矣。况流涕不休。定然枯澁。故以營氣不從。逆於肉裏。為是病之指歸。魏注云。用滋水生肝養肺藥。誠佳。然以治流涕不休者。恐亦難效。

朱聖卿鼻衄如崩。三日不止。較之向來所發之勢。最劇。服犀角地黃芩連知礬石膏山梔之屬。轉盛。第四日。邀石頑診之。脉弦急如循刀刃。此陰火上。乘載血于上。得寒涼之藥。轉傷胃中清陽之氣。所以脉變弦緊。與生料六味加五味子作湯。另用肉桂末三錢。飛羅麵糊。分三丸。用煎藥調下。甫入喉。其血頓止。少頃。口鼻去血塊數枚而愈。自此數年之患。絕不再發。

附一人衄血不已。醫皆以為熱。沈宗常投以參附而愈。人駭問之。曰。脉小而衰。非補之不可。震按此二條相同。但微有不同者。一係溫補元氣。一係導火歸元也。

徐德古治一人患衄。尤急。灸項後髮際兩筋間。宛宛中。三壯立止。蓋血自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綿勒頸後。尚可止衄。此灸宜效。震按是乃截

其血之來路也。與濕紙搭顛門者同義。若邵村張教官衄道人教以生藕一枝搗貼顛顛。再以海巴燒存性吹鼻二三次。饒州民李七衄醫用蘿蔔汁和無灰酒飲之立止。復發用人中白新刮者置瓦上焙乾溫湯調下。又止是皆偶合一時之病機。並非諸衄之定法。

下血

東垣治一人宿有陽明血證。因五月大熱喫杏腸癖下血。啣遠散漫如篩。腰沉沉然。腹中不和。血色黑紫。病名溼毒腸癖。陽明少陽經血證也。以芍藥一錢五分。升麻。羌活。黃芪各一錢。生熟地黃。獨活。牡丹皮。炙甘草。柴胡。防風各五分。歸身。葛根各三分。桂少許。作二服。

震按腰沉沉然。腹中不和。濕也。血色紫黑。濕兼熱也。方中用風藥以勝濕。不用涼藥以清熱者。欲其行春生升發之令。使血不下走。無取苦寒之降沉也。加桂少許。如風薰日暖。不特血止。胃氣亦旺矣。

羅謙甫治真定總管史侯男。年四十餘。肢體本瘦弱。于至元辛巳。因秋收

租佃人致酒味酸不欲飲。勉飲數盃。少時腹痛。次傳泄瀉。無度。日十餘行。越旬。便後見血紅紫。腸鳴腹痛。醫曰。諸見血者。為熱。用芍藥。藥皮丸治之。不愈。仍不欲食。食則嘔酸。形體愈瘦。面色青黃。不澤。心下痞惡。冷物口乾。時有煩燥。不得安臥。羅診之。脉弦細而微遲。手足稍冷。內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又云。邪在五臟。則陰脉不和。而血留之。結陰之病。陰氣內結。不得外行。無所稟。滲腸間。故便血也。以蒼朮升麻熟附子各一錢。地榆七分。陳皮厚樸白朮乾薑白茯苓乾葛各五分。甘草益智仁人參當歸神麴炒白芍藥各三分。右十六味作一服。加薑棗煎。溫服。食前名曰平胃地榆湯。此藥溫中散寒。除濕和胃。數服。病減大半。仍灸中脘三七壯。乃胃募穴。引胃上升。滋榮百脉。次灸氣海百餘壯。生發元氣。灸則強食。羊肉。又以還少丹服之。則喜飲食。添肌肉。至春再灸三里二七壯。壯脾溫胃。生發元氣。此穴乃胃之合穴也。改服芳香之劑。良愈。

震按此條證因易辨。脉又可憑。無甚疑難。妙在制方升溫通補分兩輕。

重合宜的屬東垣高弟

丹溪治一老婦。性沉多怒。大便下血十餘年。食減形困。心搖動。或如烟薰。早起面微浮。血或暫止。則神思清。忤意則復作。百法不治。脉左浮大虛甚。久取滯澇而不勻。右沉澇細弱。寸沉欲絕。此氣鬱生涎。涎鬱胸中心氣不升。經脉壅遏。不降。心血絕。不能自養。故也。非開涎不足以行氣。非氣升則血不歸。隧道以壯脾藥為君。二陳湯加紅花升麻歸身酒黃連青皮貝母澤瀉黃芪酒芍藥。每貼加附子一片煎服。四貼後血止。去附。加乾葛丹皮。梔子。而烟薰除。乃去所加藥。再加砂仁炒麩熟地黃木香。倍參芪朮。服半月愈。

震按此條脉證似虛似實。非寒非熱。較之羅案難辨多矣。及觀其講病源與用藥法。及藥之輕重去取。俱有精義。又極平和。十年之病。半月而愈。仙乎仙乎。

虞恒德治一男子。四十餘。素飲酒無度。得大便下血證。一日如廁二三次。

每次便血一碗以四物湯加條芩防風荆芥白芷槐花等藥連日服之不效後用橡斗燒灰二錢七分調入前藥汁內服之又灸脊中對臍一穴血遂止自是不發

震按橡斗燒灰未為巧灸脊中對臍一穴殊巧

一男子每怒必便血或吐血卽服犀角地黄湯之類薛立齋曰當調理脾胃彼不信仍服之日加倦怠面色萎黃又用四物芩連丹皮之類飲食少思心煩熱渴吐血如湧竟至不起此證久服寒涼損胃必致悞人其脾虛不能攝血不用四君芎歸補中益氣之類吾未見其生者

一婦但怒必便血寒熱口苦或胸脇脹痛或小腹痞悶薛曰此怒動肝火而侮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而愈用補中益氣加味逍遙二藥乃不復作

震按此條是吐血便血正理正法

李士材治學憲黃貞父患腸風久用四物湯芩連槐花之屬屢發不止面

色頗黃。診其脉。惟脾部浮而緩。此土虛而風濕交乘也。遂用蒼朮三錢。茯苓人參黃芪升麻柴胡防風各一錢。四劑而血止。改服十全大補湯。調養而愈。

震按此條是從李羅二案參合為治。

孫東宿治新市陳鹿塘有腸風臟毒之證。大便燥結。數日不能一行。痛苦殊甚。百醫不效。其脉兩寸皆數。兩關皆弦。而無力。兩尺洪滑。而左尤甚。孫曰。東垣謂大腸喜清而惡熱。脾胃喜溫而惡寒。以胃屬土。而大腸屬金也。今此乃胃寒腸熱之證。當以腸風臟毒之藥為君主。外以養血之劑。裏之使不傷胃氣。蓋藥先入胃。而後傳入大腸。入胃時。裏藥未化。及入大腸。則裏藥化。而君藥始見。亦假途滅虢之策也。因以生黃酒浸九蒸九晒二兩。木耳二兩。槐花三兩。郁李仁皂角子象牙屑條芩各一兩。血餘灰升麻荆芥各五錢。為末。煉蜜丸。外以四物湯加蒲黃各一兩。為衣。空心午後。各以米湯下二錢。果血止而大便不燥。飲食日加矣。

震按裏藥法以治腸風便燥頗相宜蓋裏藥晒使堅乾誠可傳入大腸非比走經絡及他臟腑必由脾胃轉送也

又治董宗伯公子龍山夫人卽憲副茅鹿門公女年三十五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醫治三年不效孫診之左脉沉澁右脉漏出關外診不應病因血旣久下且用補中益氣湯加阿膠地榆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又索煎藥孫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經隧前因右脉漏關難憑故以升提兼補兼澀以探虛實耳今得病情法當下而除其根也龍山曰三年間便血雖一日二三下而月汎之期不爽每行且五日何尚有瘀血停蓄耶孫曰此子因其日下月至而知其必有瘀血停蓄也經云不塞不流不行不止今之瘀實由塞之行也不可再滋古人治痢必先下之亦此意也卽用桃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五更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乃以理脾藥養之過五日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乃以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調理

全愈

震按便血日二三下已三年之久而敢用逐瘀下藥非有確見不可漫試

周慎齋治一人患腸風血大下不止頭暈倒地三四年不愈皆曰不可治周診脈左手沉細右手豁大此因內傷寒涼太過致陽不鼓故右脈沉細血不歸絡火浮於中故尺脈豁大用補中益氣湯十貼再用荆芥四兩則烏一兩醋麵糊丸空心服愈

震按此丸名烏荊丸恰與臟連丸為對待之方一熱一寒判如表裏用得其宜神應無比

附洛陽一女子年十七耽飲無度多食魚蝦蓄毒在藏日夜二三十次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腸肛門痛不堪任醫以止血痢藥不效又以腸風藥則益甚蓋腸風有血無膿也如此半年氣血漸弱食漸減肌肉漸消稍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稍服涼藥則泄注氣羸粥食愈減服溫平

藥則如不知將期歲醫告術窮待斃而已。或教服人參樗皮散。謾試之。一服知。二服減。三服膿血皆定。不十服而愈。乃求其方。云治大腸風虛。飲酒過度挾熱下利膿血疼痛。多日不差。樗根白皮人參各二兩。為末。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不飲酒以溫米飲下。忌油膩濕麵青菜果子甜物雞魚蒜等。震按此方治久病則可。治暴病則不可以。補瀉之藥恐留痼病邪也。葉案有用餘糧石脂者。亦主固瀉下焦。或佐以人參木瓜炒烏梅炒粳米。取甘酸合固瀉。使陽明主闔也。或佐以萸肉五味黃檗地榆各炒成炭。取酸苦合固瀉。可熄風堅陰也。皆從人參樗皮散化出。嘉興府尊王竺廬公祖辦事勤敏。凡案牘書稟靡不親閱手裁。積勞而得便血證。初用天主補心丹及玉女煎。知槩地黃丸等方。屢愈屢發。至丙申三月漸劇。食減面黃。形瘦精神衰弱。無錫龔商年兄用補中益氣湯以醋炒升麻歸身而血止。半月後。偶食青菜腐湯。血復下。龔謂寒濕傷脾。用蒼朮理中湯遂愈。十月中值府考閱卷過勞。血又大發。龔診其

脉弦勁帶數。腹脹不思食。易怒。進加味道遙散。不應。改用桃花散歸脾湯。轉加口乾咳嗽。佐以阿膠熟地。又溏瀉腸鳴不食。困憊難支。值撫憲薦胡瀾軒先生來。毅然曰。歸脾須合右歸。重用人參則效。定方人參五錢。山藥三錢。枸杞菟絲棗仁各四錢。茯神白芍文蛤炒各錢半。炙草炮薑各七分。地榆炭八分。烏梅大棗各二枚。一劑而血止。遞加芪朮熟地。再去地榆文蛤。佐以附子。而穀納漸增。病遂全愈。斯真得力於景岳者。

溺血

薛立齋治一婦人。小便血。因怒氣寒熱。或頭痛。或脇脹。用加味道遙散。諸證稍愈。惟頭痛。此陽氣虛。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而痊。後鬱怒。小腹內疝痛。次日尿痛熱甚。仍用加味道遙散。加龍胆草。并歸脾湯。將愈。因飲食所傷。血仍作。徹夜不寐。怔忡不寧。此膽血尚虛。用前湯而愈。

一婦人尿血。久用寒涼。止血藥。面色萎黃。肢體倦怠。飲食不甘。晡熱作渴。三年矣。此前藥復傷脾胃。元氣下陷。而不能攝血也。蓋病久鬱結傷脾。用

補中益氣以補元氣。用歸脾湯以解脾鬱。使血歸經。更用加味道遙以調養肝血。不月諸證漸愈。三月而痊。

震按內經謂胞移熱於膀胱則溺血。故溺血證屬熱者多。實熱則脈洪數有力。宜導赤散加梔苓淡竹葉鮮小蘗調滑石末。沖生藕汁。虛熱則脈洪數無力。宜生地歸芍梔苓牛膝麥冬黃連等調。髮灰或茅根汁。若夏月有感冒暑熱者。六一散加黃連生地。若少年有血虛挾痰者。阿膠三七二味多服。若阻塞不通。并可加冬葵子生蒲黃以化之。若多怒人有肝家鬱火者。龍膽瀉肝湯甚則當歸龍薈丸。惟久而不止則為虛。歸脾補中益氣酌用。或老年及久病人。始雖熱證。久變虛寒。并可用八味地黃丸四味鹿茸丸等方。然用至此種藥小愈仍復發者。多不救。予選二案。又恐人止狃於屬熱治法。故取立齋以療庸淺之通病。

汗

東垣治一人。二月天氣陰雨寒溼。又因飲食失節。勞役所傷。病解之後。汗

出不止。沾濡數日。惡寒重。添厚衣。心胸間時煩熱。頭目昏憤。上壅。食少減。此胃中陰火熾盛。與天雨之溼氣相合。溼熱太甚。則汗出不休。兼見風化也。以助東方甲乙之風藥。以去其濕。甘寒以瀉其熱。生芩酒芩。人參炙草。羌獨藁防細辛。川芎蔓荊子各三分。黃芪生甘草升柴各五分。薄荷一分。煎服即愈。

震按汗出不止。尚用諸般風藥。非東垣不能。故錄之以見病情之變化。無窮。不專以斂瀆為止汗定法也。

慎齋治一人自汗足冷。不能行動。尺脉沉大。此脾氣下陷也。故肺失養而汗出。足乃脾腎經行之地。脾陽不舒。腎氣亦鬱。所以冷也。以啟脾養肺為本。溫腎為標。用參芪山藥補脾陰。固表扶肺。稍加桂溫之而愈。

震按自汗而足冷。不能行動。顯係下焦虛寒矣。尺脉當沉細。何反沉大。粗工舍脉憑證。必將溫補肝腎。而用熟地枸杞。從蓉鹿茸桂附等藥。終工憑脉論證。或認下焦濕熱。而用二妙散。防己黃芪等方。俱與脾氣下

臨隔一層也。慎齋善用溫補。此案只稍加肉桂。亦以尺脉之沉大也。張景岳曰。余嘗治一衰翁。年逾七旬。陡患傷寒。初起卽用溫補調理。至十日之外。正氣將復。忽爾作戰。自旦至晨。不能得汗。寒慄危甚。告急於余。余用六味回陽飲。入人參一兩。薑附各三錢。使之煎服。下咽少頃。卽大汗如浴。時將及午。而浸汗不收。身冷如脫。鼻息幾無。復以告余。余令以前藥復煎。與之。告者曰。先服此藥。已大汗不堪。今又服此。尚堪再汗乎。余笑謂曰。此中有神。非爾所知也。急令再進。遂汗收神復。不旬日而起矣。嗚呼。發汗用此。而收汗復用此。無怪乎人之疑之也。而不知汗之出與汗之收。皆元氣為之樞機耳。人能知闔闡之權。其放與收。有所以主之者。則無惑矣。

震按景岳之言。的係醫宗三昧。誠能悟此。則線索在手。操縱咸宜矣。但所選三案。皆取高超者。以示模範。非全法也。如陽虛自汗。用參附芪附黃芪建中。陰虛盜汗。用當歸六黃湯。地黃湯。加白芍牡蠣。浮小麥糯稻根鬚。表虛用玉屏風散。心虛用歸脾湯。肝火用左金白芍龍牡。胃火用

涼膈散白虎湯。風勝用桂枝湯。溼勝用羌活勝溼湯。痰用導痰溫膽。暑用清暑益氣。以及麻黃根敗蒲扇封臍藥外。撲治法宜徧求。他如頭汗陰汗心窩汗飲食汗方。各另採總宜多閱諸書。固難備述。是編。

古今醫案按卷第四終

